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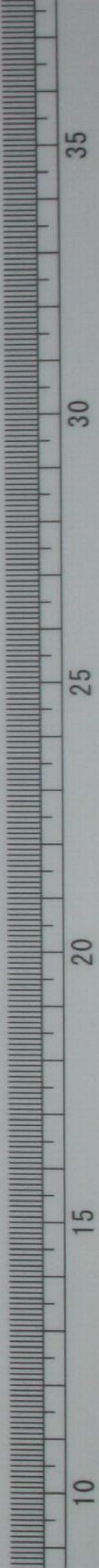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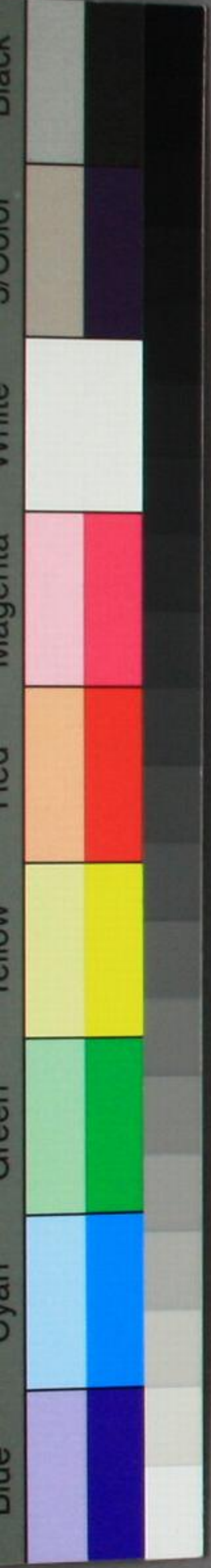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六

113

887

4



13
887
4

筆記詩集傳卷六

○小雅二 大雅說附

古義云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矣雅題不曰周者以取載皆周室之詩絕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鄭譜云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詩緝云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之體群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劉氏曰釐與僖同祭而受福也蘓

二十五日
文部氏寄贈



氏曰祭訖受釐會朝陳戒。○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蘓氏載曰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孔疏云有大雅小雅之聲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鄭氏樵曰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陸深曰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筦曰小雅筦有鐘曰頌鐘乃知

詩之篇名各聲音為類而器亦有不同。○劉氏曰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郝敬曰小雅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按小雅近風大雅近頌是亦詩篇之序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琴是事則奏是詩。○孔疏云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蘓氏載曰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

也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迫切而猶雍容何者士大夫言詞氣象終與凡民異尔○孔疏云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不常用○一說鄭氏樵曰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至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尊國風亦然

○鹿鳴之什二之一

孔疏云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首卷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鹿鳴首章

古義云鳴非一鹿故曰呦呦坤雅引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爾雅苹蘩蕭今按失盧郭注云今蘩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

可生食又可蒸食也李時珍曰白蒿有水陸二種形狀相似

水生者即藥也

但陸生辛薰不及水生者香味亦詩云呦呦鹿鳴食

野之苹即陸生蒿蒿俗呼為艾蒿是也鹿食九種解毒之

草白蒿其一也鄭樵通志謂苹為萋蒿非矣陸機詩疏謂草

為牛尾蒿亦非矣○孔疏云按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

人而已而云群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

使宰夫為主与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群臣皆在君為

之主群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共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

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燕禮

云工四人工替師也工瑟工歌鹿鳴曰棹星者華笙入奏南陔

白華華悉娒嫫云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者也笙

堂下之樂立于懸中有聲無詞者也○古義云凡可以作樂

者古人皆以為鼓○詩緝云笙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

而發聲○古義云古者主人三獻禮成之後而樂作記所謂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故作樂以樂之○劉氏曰儀禮有饗

有食有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有酬幣所用於食則未聞

有侑幣十端東帛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為食賓設勤

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李氏曰饗在廟

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古義引鬼素

謂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有折想加

豆酬幣真貨以示客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按儀禮聘禮之饗及公食大夫禮並無樂而燕禮有樂蓋食饗敬為主而燕禮和為貴也。燕亦有將酬幣者耳。○古義云人指嘉賓也好猶愛也。○鄉射禮古者於旅也。詒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劉氏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古義云先鼓瑟而後吹笙故詩言之序云尔重言吹笙者引下鼓簧之文也。婦嬖云鼓瑟三句分言之為禮樂總之皆禮意也。吹笙鼓簧只演文耳承笙句點逆酒勸賓二意大道對偏伯小康之術者即帝王脩己治人之道也。人之好哉感動在意氣之微不然豈以浮禮縻之而遂言語曲盡哉。○注記文緇衣篇引此詩而云輔氏曰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不本歸於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處也。

呦：鹿鳴二章

爾雅蒿菝訓加刺郭注云今人呼青蒿中笑咲者為菝本草衍義云青蒿得春最早人剔之以為蔬根赤葉香李時珍曰青蒿二月生苗莖粗如指而肥軟莖葉色並深青其葉微似茵陳而面背俱青其根白硬七八月開細黃花頗香結實大如麻子中有細子又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按爾雅諸

蒿獨散得單稱為蒿，豈以諸蒿葉皆皆白，而此蒿獨青異於諸蒿故耶？埤雅云：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狀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芳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又爾雅繫之醜，秋為蒿，郭注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古義云：式用也。燕通作宴，說文云：安也。按賈逵曰：不脫履升堂曰宴，安之意也。左傳云：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孔疏云：用之燕飲以遊遊也。○柳環云：德音，指平日說重德字，言以德而發於言，所謂實大聲宏也。君子雖兼君臣，還重君一邊，我有二句，正燕享之事，皆酒兼幣樂在內，式燕以教，言喜賓無處非教，而我又欲共之優游樽俎間情意，歛洽或更收啓沃之益矣。

呦々鹿鳴 卒章

毛傳云：苓，草也。陸疏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之。爾雅翼云：苓亦香草。○兒肅曰：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復言鼓瑟鼓琴者，蓋旅酬將終，作無算樂之時也。旅酬禮畢，無算爵，言以醉為節，不限數也。○柳環云：嘉賓內，略點大道德音樂其心，心字重看，蓋言出于心。

心樂則上下之情通無嫌疑忌之迹庶乎教示之無已也
教示無已不是時之教之只是底裏盡吐肝膽恣披之意此
詩本重燕飲故當以酒為主若琴瑟之類不過侑觴而已
後語 鄉飲酒注云諸侯御大夫貢士而共之飲酒歌鹿鳴
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
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咨謀于賢哲也○學記注云宵小也肆
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
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
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劉氏曰考儀禮凡
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侯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

○四牡駉之首章二章

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欽梅范說重一
誠字狀禮數不備則不能致誠意所以飲食樂幣壘之用之
古義云牡：馬也○鄉嬛云懷歸即思親但含蓄未露耳○
孔疏云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無私恩以
下鄭箋○程子曰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
之義廢則君臣缺矣○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
身居則坐也○鄉嬛云不遑啓處言啓處不得自如見無日
不奔走也○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
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

至也

翻者雖三章四章

爾雅佳其鳩鳩

今按都郭注云今鴉鳩

邢疏引郭注作鴉鳩

邢疏云李

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雖其鳩

鳩者詩云翻者

毛傳云雖鳩鳩也

今本作不夫下一宿

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陸機云今小鳩也

雅云一名荆鳩一名乳鳩

方言曰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

之鴉鳩其大者謂之鴉鳩其小者謂之鴉鳩或謂之鴉鳩今雖

類賦尾皆促故其字从佳說文曰佳鳥之短尾總名也爾雅

翼云佳鳩似斑鳩而臆無繡采

對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

巢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穀以為無屋

住云鶴既孝鳥故養老之杖倣之鳩者不噎之鳥也

欲老人

不噎古之養老祝嘏在前祝噎在後以為養老之備此所以

取鳩而又名鳩為祝鳩也

李時珍曰斑佳鴉鳩祝鳩此皆鳩

之大而有斑者今按俗云其小而無斑者曰佳曰鷄曰荆鳩

曰楚鳩也鳩之子曰鴉鳩

曰役鳩曰糠鳩古義云直謂之鳩

者即雖也今之鴉鳩又云以非一飛故曰翻者載飛載下言

雖飛而尚下也

爾雅杞枸杞

訓奴密屈須利郭注云今枸杞也

古義云上兩章為奉使初發之詞

此兩章以翻雖起興又為

久役未歸之詞

婦嬖云反興也不遑將者只是晨昏缺養諸

說皆以興意說曾雖之不如似非忠臣語於王之事曰靡盬
于父母之將曰不遑正忠孝相照處

駕彼四駱卒章

埤雅云古者天子之御駝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
駱若諸侯之御則不能具純駟矣詩講云走馬日馳不馳而
步疾為驟○卿嬖云首二句再提出使來以起下作歌意非
嘆其使事不已也此處懷歸明以不得養親說歌指通詩
言按人君體下情之心裏隱狀如出使之臣作為此歌以
其缺養來告故云云也輔氏曰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
情而為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略於公義君之勞過當狀也卿

嬖云王者曲體其情如此聞此歌者不有撫心感泣而誓死
以報者乎

後語魯襄公四年左傳云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
三三拜韓獻子使子貢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外傳魯語云四牡
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輯錄云歌於使來之時則
勞其來也而極言其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來者
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引叔孫事亦以證其勞勞詩
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版亦曰來諸侯之使來朝
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皇者華首章

卿嬖云全旨以每懷靡及句為主下面諏謀度詢委曲詳盡正每懷所發露處首章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狀朱氏曰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卿嬖云上有無窮之德意下有不盡之哀情使臣臨軒受託必思何以稱上意慰下情也懷曰每懷乃每事每念之每此字最不可忽○序云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六帖云出宣上德入達下情○輔氏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

我馬維駒二三四五章

說文云馬二歲曰駒一曰六尺以上馬五尺以上駒埤雅云大夫乘駒古義云曰我馬維駒而後言維騏維駉維駟則宜皆為駒○李氏曰周爰咨諏徧於其所而詢問之○一說古義云咨訪問也諏說文云聚謀也咨字虛諏字實諏正其所疑細字咨者非泛之訪問而已後俱做此○如絲言調忍也毛傳木全云忍音刃直也一說古義云諏有參伍意謀有瞻顧意度有折衷意詢有詳究意各以先後為序非徒叶韻而已○又云沃若言潤澤也○爾雅陰白雜毛駟郭注云陰淺黑今之

毛傳二字
疑細字

汜攄孔疏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毛相間邢疏云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駟古義云均言和調也後語穆子之言魯語對子問^并皇華而云○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欽按使臣不惟直指使者亦有今封王諭祭如周禮行人者蘓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章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

○常棣之華首章

爾雅常棣棣郭注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疏云詳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樹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

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李時珍郁李注引蘓頌曰今汧洛人家園圃植一種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不堪入藥古義引戴侗云棣實小木叢生高不過五六尺其種不一其華或紅或白或單或重出紅而重出者園圃多植之亦名錦帶白而單出者結實如小李吳李同時熟程子曰今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陸化熙云江南呼為麥李一跗輒生二華西相麗如垂絲海棠一般欽按棣政軍書云野櫻桃生鈞州山谷中樹高五六尺葉似李葉更尖開白花實比櫻桃又小熟則色鮮紅味甘微酸就其圖驗之今此間云庭櫻俗稱小梅者是也其花紅白單重數種蓋

七月之鬱一類二種也。大抵鬱李以實著，即郁李也。見中篇常
棣以華著，即野櫻桃也。今花家呼為郁李花者是也。○古義
又引爾雅云：唐棣，核常棣。棣，按此則常棣以棣名，戴侗謂常
棣唐棣，棠棣特一物，以棠唐常聲相近，故通用，非也。欽按此
說蓋起於陸機以唐棣為莫李也。又此詩常棣常字，古義云
左傳路史子貢傳俱非常狀，棠棣二字未嘗通用。考韻書並
無異音，今人或讀此常為棠者，誤。又此詩興意，鄭箋云：承華
者，日鄂，不當作拊。鄂，足也。蓋鄂為萼，花房也。不為拊，花蒂
也。以萼拊承范之光明，此乃得兄之榮矣。後人遂又以一拊
而萼為兄弟之况，集傳皆不取，而一從毛傳。又此詩家呼為
棠棣，范以入詠兄弟之題者，此云耶麻父幾也。○輔氏曰：只
是以豈不韡韡，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欽按凡今二句似歇
後語，興意猶言此華為常棣，則豈不勃然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既是兄弟，則豈不最親厚。婦孺云：凡今之人，莫
下朋友，妻子在內，莫如兄弟。須含下文常棣相須意，未矣。又
云：詩大旨在莫如兄弟一句下，皆發明此句之意。

死喪之威二章

婦孺云：死喪之威，雖是妾，猶在家而得其常者，原濕句是死
喪在外者，尤遭喪之甚也。他人見其死喪，且畏而走，况肯求
尸於原濕乎。見得至情所迫，無他推諉意，懷是情中有力求

是力中有情。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欵按：僖公二十四年，在傳周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之，引此詩以為周文公之詩。古義云：公感往昔管蔡之事，骨肉相殘，有餘恫焉，故指兄弟之情，誼以告人。欲今世之人為兄弟者，皆相親也。○又按：詩序不言此詩之作者，而魚麗之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孔疏云：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是集傳所別之說也。

脊令在原三章

爾雅：鷓鴣，渠。

創巨發句奈父利

幾郭注云：雀屬也。鄭箋云：鷓

渠水鳥，毛傳云：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婦嬖云：以脊令之鳴，搖不能自己，與兄弟之患難不能自逸，尚未說到救難處。爾雅每有雖也。古義云：况通作悅，說文云：狂之貌，永歎長太息也。○欵按：此下二章承上之意，集傳總注云：若曰不待死喪狀後相收，但有意難，便當相助云云。一說疑問云：即如死喪之威之，至性真情，自有不容解者，故一有急難，則如脊令之在原者云云。此語遊之相承。○呂說：雜施而不孫，疏義云：孫，順也，謂順於理也。

兄弟闈于牆四章

古義云：牆，與外對者。孔疏云：闈，狼於牆內，婦嬖云：闈，牆乃人

欲迷于天理，小忿傷其至情者也。狀天真終有不容泯滅處，遇有外侮，且猶奮然同心以禦之，良明能為助乎？蓋良明非真漠然坐視不顧，只是勢有不可行耳。○富辰之言見在傳，乃引此詩以諫襄王者也。注云：懿美也。又國語富辰諫襄王引俗語曰：兄弟讒鬪，侮人百里。注云：兄弟雖以謔言相違，猶禁他人侵侮己者，百里喻遠也。

喪亂既平五章

鄉孃云：此反上章之章而言之，以起下安樂相須之意。乃上下之通脈也。喪亂通上死喪急難外侮而言，喪亂既平就是安寧，不可作兩層看。○蘓氏曰：人居喪亂既平，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此怨，故有以爲朋友賢於兄弟者。

饋爾籩豆六章

古義云：具兼無故與俱來二意，和在心，樂主發散在外。程子曰：孺者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鄉孃云：此言燕飲之樂有須於兄弟也。饋籩豆言室家飲會以爲樂也。一說古義云：此詩爲燕兄弟而作，故即以飲酒發論。○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恩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籩豆畢陳，飲酒饜沃，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

無異於孺子相慕也。欽按此說雖非本旨，然亦足以見其所
以兄弟不與而無共享之樂之意。自集得樂字，兼孺字意在
內，亦非只言兄弟逸其共享之列矣。

妻子好合七章

古義云：好合者，謂以美意相和合也。孔疏云：志意合和，如鼓
瑟琴相應和。鹿鳴傳云：湛樂之久也。○娣嬭云：此言琴瑟之
樂亦須于兄弟也。翁者，亦以平時和順無乖說。既翁則內闕
不生，外侮無憂。琴瑟之樂可保其久也。湛字有形神俱化無
一毫渣滓意。久字恐該不盡。

宜爾室家卒章

古義云：帑通作擊。釋文云：帑，依字吐蕩反。本帑藏也。高典通為妻
帑字，今讀音擊也。○說約云：二爾字，即前兩章集傳享其久
其二其字，室家之言。然照賓爾二句，當就飲會燕樂說。娣嬭
云：宜爾樂爾，見室家所由宜。妻擊所由樂，皆本於兄弟。○古
義云：究有推極到底意。圖有揆度擬議意。娣嬭云：究圖二字
俱就心言，蓋以是事而究極其理於心也。二是字指上二句
輔氏曰：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狀，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
情實理。○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

○伐木丁丁首章

疏義云：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應和。箋云：而二者有相

應之聲也。古義云：神謂鬼神，聽猶鑿也。終者，久要之意。○
嬖生嬖云：通詩以求友。作主，下章俱根此說來。皆求盡所以篤友
之義也。君臣而曰朋友，以其在燕而言。首章興只二句止，下
遂以鳥之求友以喻人，不可無友，喻是曉喻之喻，非比喻之
喻。友生泛言，含下親疎尊卑說。末二句乃以神之福歆之耳。
神鑒其能篤友而不厭棄，意和同而無乖戾，平康而無危險，
須在治安上說。君臣道合，今日已是和平，又終且和平，永無
患也。下二章正是求之之事。

伐木詩二章

淮南子翟煎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

○禮記特牲文。○爾雅未成羊曰羴，說文云五月成羔也。○
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
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疏云：稱之
以父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
父，呼異姓諸侯，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周禮注云：進食
于尊曰饋。毛傳云：天子八簋，列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
燕禮之數也。○古義云：牡，孔穎達以為肥羴之牡者。羅願則
云：牡則大牢，愚按醴酒洒掃陳饋，新牡皆一時事。豆文以相
通耳。說約云：饗禮之盛，雖必用大牢，簋盛黍稷，或近於公食，
然肥羴八簋俱偶，舉一端不必大執滯，且語氣皆主於自謙。

不狀照下文天子亦有無酒議酤之時豈其然也。○舊說婦
嬖云此章興意貫至末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興篤友無不盡
其情說約云此章以伐木許興釀酒有與。按伐木釀酒
俱為治事而語相呼亦足以興。○婦嬖云羊酒洒掃八簋俱
一件事燕諸父諸舅皆一時事燕以親疎為次序非有厚薄
重在微吾弗顧有咎上弗顧有咎只就不設燕說寧適不來
是適然不來必無不來之理此一句輕反言以正見其當速
也既注無使字要見欲盡其情上非徒為免咎之故而狀也
此節而微我下節數我字正是求盡我之意

伐木于阪卒章

古義云朋友兼同姓異姓而言。○說文云饌乾食也徐鍇云
今人謂乾飯為饌詩乃畏饌糧是也一說古義云乾饌二物
互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為豆實疏云豆實非脯而云乾
者謂作醢及斲先乾其肉。○說約云此章亦興至二句止若
曰伐木則于阪矣釀酒則有衍矣一說古義云析木畢而置
之于從高臨卑之地將有所移而用之也。○真西山曰尊其
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一
說古義云無遠欲其無相遠也婦嬖云無遠不特具來有情
意相聯屬意疑問云諸父諸舅皆尊者故但言速而不敢必
其來兄弟同儕故必召之使來而無遠通解云諸侯諸舅兄

第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文見意耳即朱注亦因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娵嬛云失德二句輕不過以常情之小失喚起下當篤友意非必懲此狀後能篤友也○古義云有酒以下六句不出上三段設燕意而寫情更為親切通說云命有司有酒則為我湑之無酒則為我沽之非必無酒設言之見不以有無為辭耳又命鼓人鼓舞人舞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湑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特苦於未暇耳娵嬛云二矣字惟恐其失於此時也一說陳暘云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

後語劉氏或云城先生名安世字器之或長樂劉氏名彙字執中

○天保定爾首章

歐陽子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娵嬛云首二句提起保是天命無危殆照命不于常者定是天命不改移照厥位惟危者俱君身國祚言此言天之眷君如此未便說到福下四句本保定孔固來但不可作保定之實說約云單厚多益之意也○帖云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二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

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

天保定爾二章

聞人氏名茲。○嗚呼云首句提起。俾爾三句言天錫之全。下是又申錫之久。意說約云盡善無不宜。俱主福言。嗚呼云事。協天理人心。即此便是百福。按疑問引易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什之。今以利字解宜字。最為穩當。古義云百以盛言。遐以久言。嗚呼云維日不足。正發遐字不足。非福長日短之說。只是今日降明日降。是戩穀罄宜無已止的日子。○劉氏曰此因共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益旦共加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語意。

正同

天保定爾三章

爾雅山脊曰岡。○嗚呼云此是形容上二章之福也。疑問云以莫不興至以莫不增。正言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見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盖如此也。下三章不過復申言之耳。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直說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是倒說。詩緝云如山之高矣。又復如山脊之岡。則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則愈大矣。此所謂興也。山阜岡陵猶有定體。故又欲其福之增。言加益也。川本源深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一說嗚呼云山阜岡陵形容其壘壘擁護之勢。川水方至浩大不可禦。形容其勢方到而來。

其

未艾重方字

吉蠲為饗四章

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甸，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共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古義云：為猶備也。饗，說文云：酒食也。方言以為熟食。儀禮有饗饗，注：炊黍稷曰饗。孝以盡志，享以盡物。○四時祭序，周禮爾雅並同。劉氏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孔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禴祠烝嘗，詩便文，故不依先後。自殷以上，則春日禴，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為祠，以禘為大祭。孫炎曰：祠之言食，初新祭可為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說約云：周本紀公叔祖類又作太公叔類，此以字近相訛耳。世本云：太公組紺諸豎則六字自為一人。中庸疏云：組紺一名諸豎是也。周禮司服注又作公祖類，無叔字。○卿嬖云：前三章託天以福君，而擬其盛後三章託神以福君，擬其盛神福君，而必先言祭者，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盡禮則獲神休也。萬壽無疆，壽即是福，不可言壽以享福，作兩樣看。孔疏云：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子女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報主人也。○劉氏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狀則前五詩，亦作武王以後。

明矣
神之吊矣五章

婦嬖云此言神錫君以多福而徵諸庶民也通解云神即上先公先王婦嬖云多福虛說下四句見之民之質二句是民俗淳下二句是民德厚只把質字重看滾：側下一說古義云日是日之日用者轉字如易利用享祀之用通解云飲食正日用中事詩緝云上既曰民下復曰群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人之不為爾德也婦嬖云大凡民心多詐君德之累也斯民式化于君德而君德亦隨以廣運若助君成德者狀此乃是助非補助○輔氏曰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亦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爾為德之意皆在其中矣

如月之恒萃章

孔疏云弦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詩緝云南山終南山也說約云騫謂一隅崩謂全體○婦嬖云此又形容上二章之福劈頭四如字說起總承上萬壽多福來為正意已在上故緊接如月云月恒日升駿：乎殆有進而無退也南山松柏又自其悠久者言之只不騫崩便壽只無不承便茂無兩層意亦帖云或者不知誰何之詞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不知不覺已自有在○詩緝云此祝君之福而

祝君之德，酌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全篇皆忘悅
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

○采薇采薇首章

古義云：止，通作只，說文云：語已詞也。後做此，男有室，女有家，
今男不得以室為室，女以家為家，所謂靡室靡家也。晉灼云：
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說○娵嬖云：采薇只借其
事以引起，興至四句止。下三章同輔氏曰：歲之莫，是來歲取時也。
娵嬖云：日昃句，深念取朝之遠，非怨詞也。獯狁之故，句最重。
劉氏曰：不遑啓居，則勤苦矣；日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
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獯狁之故，二則曰獯狁之故，又

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唯私情公義反覆為言，所以感不
者深矣。○詩緝云：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戍
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文公四年左傳云：敵王不愾，杜
注云：敵，當也。愾，恨怒也。○欽按：疆國邊陲也。見爾雅及韻會。
凡番役之法，甲當今年三月發行，五月至戍，是代癸番者也。
癸番未便還，復留與甲番共備秋，過十一月，至十二月而發
歸。明年二月方至家，乙番三月發行，五月至戍，是代甲番者
也。甲番亦未還，而與乙番共備秋，過十一月，而十二月發歸。
明年三月二款至家，自始出至此，通計二十四箇月，故曰兩期而
歸。次戍者，指丙番，是將代乙番。二月乙番至家，乃發遣之。○

熊氏曰北秋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多易
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二章

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
以見天時之變爾婦嬾云心亦憂止要點歲暮意見取期之
遠也憂心烈緊頂憂止來疑問云凡行役不無飢渴之苦
故行時曰載飢載渴旋時曰載渴載飢兼氏曰內憂取期之
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古義云我託為戍役之自
我也後做此婦嬾云未定只是戍事未已在西朝之中正當
防秋之日也末句要發奮不顧家意方見諷之以義

采薇采薇三章

按陽月之解出鄭箋又箋云來猶反也據家曰來○古義
云首章歲亦莫止預期之辭也此言歲亦陽止即景之辭也
王事謂封疆守禦之事婦嬾云首章不遑啓居以在家言
云就上道言此不遑啓處以在邊言孔疚與上烈不同此重公
義上看我行不來不是定要戰伐死難只是忠義激烈誓不
與虜俱生意

彼爾維何四章

婦嬾云路車乃天子之命車說出是將帥所乘以統我戍卒
而禦敵者也戎車二句承君子之車說下以起豈敢定居意

豈敢取字須重看說通云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成事以固圍為主非欲生事於外夷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狀事

駕彼四牡五章

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節兩頭者也○陸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通解云魚皮雖兼言可為

弓韃此重矢服句○鄭燾云首二句言車馬強壯重有可恃以守敵上依者憑之以運籌決策腓者庇以進退止齋翼以車馬行列言包士卒在中象耳魚服以弓矢言包甲兵在中戒言備敵意孔棘句即致敬之詞正推其所以日戒之故也豐道生曰上章既叙其戰捷此又述其日警之志則所以美其憂國之誠終始不忘而勞之也

昔我往矣卒章

按楊柳總名也蒲柳水楊也此云依依則似指垂柳集傳依也傳不改可疑在義云依依者初抽條時弱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思語辭○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如出

之時二月也三月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時十
二月也○婦孺云此預道是歸時勞苦憂傷之情往年不平
此在出戍時思其來既困逆言其來而因追言其往也昔我
往四句見在外之久行道二句是酌途之勞魏通云首四句
非止是叙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
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闋情處莫知莫知何時復有此道途
之苦也輔氏曰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
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
心無有窮極也

○我出我車首章

爾雅邑外謂之郊外謂之牧郭注云邑國都也界各十里
而異其名○婦孺云前三章是出戍時述其出師之事而歸
其功後三章是畢戍時事叙其班師之感而慶其功首章首
四句是方出車時揭其受命之重多難指撥旂陸梁言古義
云謂命也○通解云注中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亦帖云
左傳某人御其某為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偏副之任此詩所
謂僕夫亦非卒伍之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

我出我車二章

毛傳云龜蛇曰旐考工記云龜蛇四旒以象營室疏云龜有
甲象其捍難蛇無甲見人避之象其避害也營室北方七宿

也其象龜形一說婦嬖云所象鱗甲示威也朱子曰玄武謂
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毛傳云鳥隼
曰旗考工記云鳥旗七旂以象鷩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也
○婦嬖云旄注牛尾於旗干之首旂旄皆有者○曲禮云前
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云以此四獸為軍陳
象天也度謂伐占步數局部分也○婦嬖云此是述其出師
時即有戒懼之心以感乎下旗統前軍既已設在牧旄旄統
後軍故此至郊只曰設旄鄭箋云設旄者屬之於干旄而建
之戎車孔疏云此旄彼旄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說約云
後四句又是合旂旄為言以喚起當時之戒懼意婦嬖云憂
心二句重將帥上懼之是操心危慮患深臨事而懼之意非
怯鋒鏑危亡也僕夫亦共是此意但不可共將率乎○呂氏
曰古人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

王命南仲三章

古義云城築城也一說說約云西城字俱謂據城以保障如
言堅壁清野使大戎無所乘其虛意非城築城字○爾雅朔
北方也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
州城在衛城東○毛傳云交龍為旂劉熙云旂倚也畫作兩
龍相依倚也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鄭云兩龍
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懷山襄陵書堯典文蔡傳云

襄駕出其上也。○一說孔疏云旂蓋南仲而建以下或載旆或載旗古義云所以不再舉旗者旆為前軍已往前進發南仲大將當中軍王國大夫視外諸侯分得建旆此時統後軍繼進故但言旂旆也。○說約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二句自作大將語氣前後六句皆叙事也不可依東萊說以車馬旌旗倒挿於下彼是反裝語耳。婦孺云子襄要得不假攻戰而屈敵心奪敵氣須看前章之戒懼狀後有此章之奮揚靜翁而動闢成功必矣。

昔我往矣四章

古義云黍稷方華芳生華也鄭孔皆以為六月仲時雪春雪也塗毛云凍釋也夏小正云春正月寒日滌凍塗農及雪澤孔云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為長前說傳只據在氏簡書同惡祖恤之謂狀此天子之取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孔疏云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古義云王事多難而下四語其事在黍稷方華之後雨雪載泥之前城方已畢似可歸而猶不得歸者將伐西戎故耳畏者涼之欽承之意共畏罪不同婦孺云此皆設為將帥途中一段感情而代之言如此。

嘒々草蟲五章

古義云以時序考之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正深秋候耳。○

劉氏曰此又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婦孺云赫：二句則是冲之憂念中生憶度意。○通解云注中豈既却撥抗云豈者旦狀而未狀之辭。与者不敢質言之謂也。此乃朱子解詩之詞非室家口氣。○歛按注不勞餘力發聊字義輔氏曰雖室家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

春日遲之卒章

古義云春日以夏小正及七月詩推之知為二月也。執生擒也。訊問也。程子曰其魁首當訊問者亦帖云執訊獲醜時說以此章遣師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戮一父一說古義云此訊醜皆西戎之訊醜。○婦孺云此美其凱旋之功也。首四句以春日作注下面草木榮春禽鳥鳴春女工棄春。這是太平物色到處皆春。千襄千夷不同千襄是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此是凱旋之後言其功在天下。○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師其事有序大要在的功將帥。○說約云此篇勞還卒本作每年例用之辭狀中有南仲字樣則必當時自為勞南仲作後始例用耳。

○有秋之杜首章

婦孺云杜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當此故思其

暇思其暇者正是憶歸期數歸期也王事就徽抗侵凌繼嗣我日指往彼以至今言此一句但起下意耳日月陽止即杜實時言傷止為其當歸未歸也遑止言此時秋防過而交代至可以暇矣正與謎我日之不得遑相照古義云我君子也○通解云注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暇字非到家之謂○舊說毛傳云杜杜猶得其時蕃滋後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一說陸化熙云杜杜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杜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

有杜之杜二章

古義云杜葉萋則實落而又生葉杜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我女自我也卉木萋止復從杜杜而推廣之見萋者不獨一杜杜含悲更深○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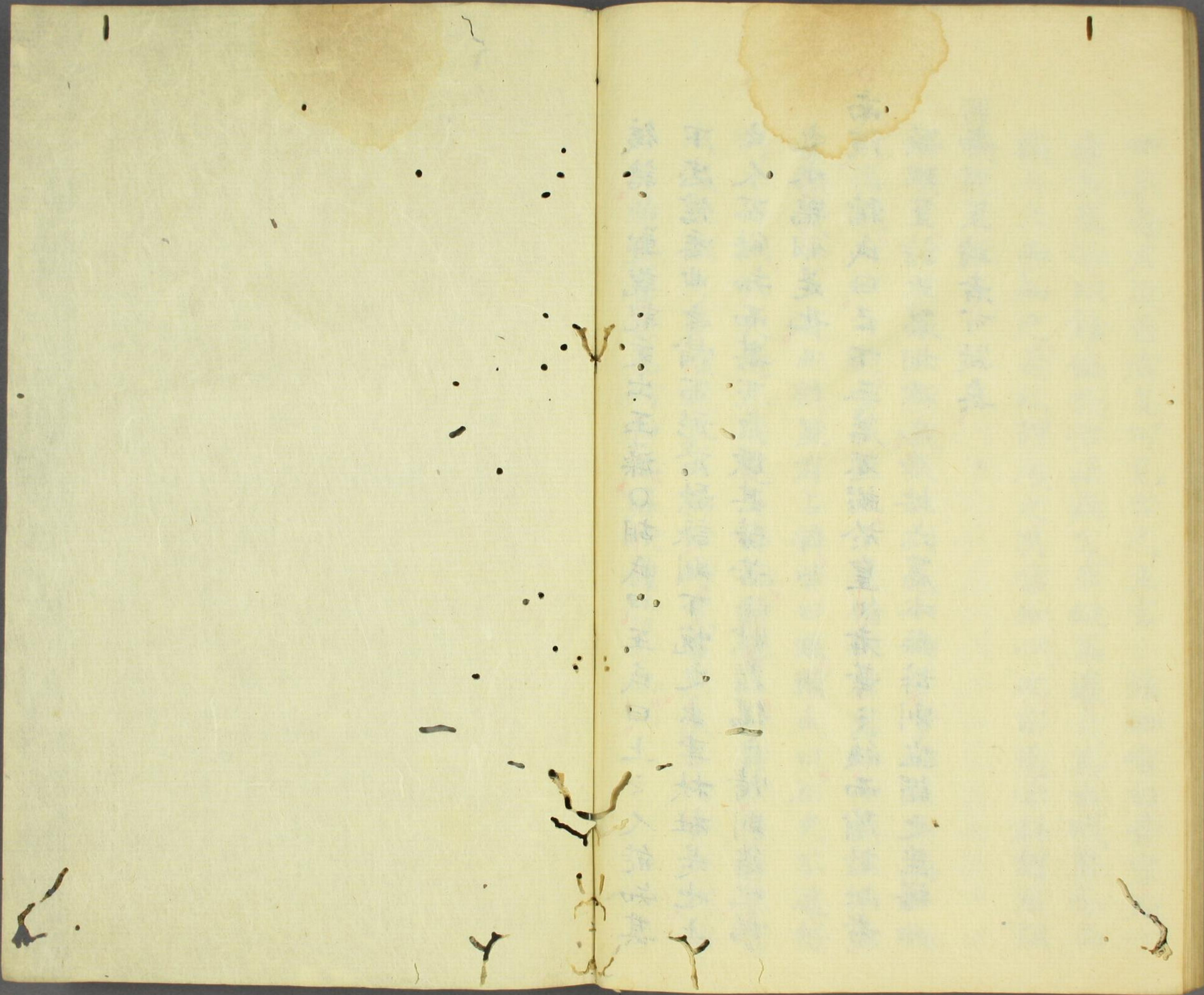
四牡孔疏云彼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而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唐人尋常得乘四馬也○古義云采杞當即卉木萋止之時說者泥朱注春暮而杞可食之語遂謂采杞又過于木萋之時恐未狀也父母謂夫之父母即舅姑也徐光啓云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過期而不至則曰憂我父

毋其憂有進焉者矣。可見古人立言之法。嬖嬖曰憂字。而下章多為恤。以鋒鏑死亡疾病言。車敵馬罷。自其出戍至今。兩期之久而知之。是以理度之。其當如此也。不遠亦料想之詞。匪載匪來。卒章。

嬖嬖云。此緊承上章說來。非別是一時事。多恤兼疾病飢渴死傷說。此四句輕重卜筮上卜筮偕作。有思切而無所不至意。疏義云。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適止。決定之辭也。詩緝云。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

後語。鄭說記文。出玉藻。○胡氏曰。王氏曰。上之人能知其下忠信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林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鷦羽是也。

○南陔。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魚按六篇本無辭。則宜謂之笙譜。而尚曰笙詩者。可疑矣。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appearing as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eaf.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transcribe accurately.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10